

# 20世纪90年代东北地区省际间 人口迁移的人力资本考察

王胜今,范力达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人力资本的流动与人口迁移是两个相关但又不同的概念。区域间人力资本的流动情况更能反映人口迁移对区域发展的影响。采用教育年限来计量东北地区及其各省迁移所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得失,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在1995-2000年间经历了较严重的人口流失和人力资本流失。但东北地区内部又表现为辽宁省人力资本大比率的流入和吉林省、黑龙江省人力资本大比率的流出。东北地区省份间出现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反映了东北三省对人口与劳动力吸引的不同的社会与经济条件。

**【关键词】**东北地区;人口迁移;人力资本流动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29X(2007)03-0003-05

**【收稿日期】**2006-11-20

**【基金项目】**200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北亚区域合作与东北振兴研究(05&ZD009)

该项成果得到“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王胜今(1954-),男,吉林磐石人,吉林大学副校长,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范力达(1958-),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讲师,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在读博士。

## 一、引言

人力资本的流动与人口迁移是两个相关但又不同的概念。人口迁移是指人本身的流动,人力资本的流动则涉及携带知识和技能的人的流动。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我们则更关心人力资本的流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省际间的人口迁移更加活跃并延续了80年代以来的迁移模式,人口迁移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人口继续由中西部向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迁移;而且,高教育水平人口迁移的方向性更加明显,仍然集中在三个直辖市和东部最发达的省份。根据空间均衡理论,从全国来看,这一迁移的结果可以被看成是“人口分布的极化”和“发展分布的极化”。<sup>[1]</sup>也就是说,省际人口迁移使人口密集的省份更加密集,使发达的省份由于获得了更多的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而

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由于目前迁移人口中高教育水平的人口占的比重很大,人口迁移对一些特定地区的影响也相对很大,考察目前人口迁移对区域发展影响的关键一点就是对迁移人口教育程度也就是对人力资本的考察。

历史上,东北地区一直是一个人口净迁入的地区。<sup>[2][3]</sup>20世纪70年代末似乎完全改变了东北地区以往的迁移模式。但目前关于90年代以来省际间人口迁移对东北地区发展影响的研究却很少。为数不多的研究包括于潇(2006)对东北地区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分析。于潇分析了东北地区人口的流量和净迁移状况,并从产业变迁的角度来解释人口净迁出的状况。本文通过对人力资本流动的考察来估计省际人口迁移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由于在东北地区内部,辽宁省的人口迁移与其他两省有很大的差别,各

省的情况也将分别讨论。

## 二、人力资本及其测量

最早把人力资本概念用于经济学的可以追溯到雅各布·明塞尔 (Mincer) 1957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该文于1958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sup>[4]</sup>他在该文首次建立了个人收入与其接受培训量之间关系的模型,并在他随后的另一篇论文中通过对劳动者个人收益率差别的研究,估算出美国对在职培训投资总量和这种投资的私人收益率。

在明塞尔之后,舒尔茨 (Schultz)和贝克尔 (Becker)完善了人力资本的理论。舒尔茨从战后国民收入的增长一直比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快得多这一现象出发,认为单纯从自然资源、实物资本和劳动力的角度,并不能解释生产力提高的全部原因。战后以来一些自然资源严重缺乏的国家能在经济起飞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现象也说明,重要的生产要素肯定是被遗漏了,这个要素就是人力资本。他认为,代表人力资本的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和劳动能力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他认为人力资本是社会进步的的决定性因素,但人力资本不是无代价的,对人的投资需要耗费稀缺资源来获得。

贝克尔 (Becker, 1964)的《人力资本》奠定了人力资本微观分析的基础,并在该书出版以后的很多年里,该书都是标准的参考书。贝克尔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弥补了舒尔茨只重视宏观的缺陷,转向微观分析,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根据人力资本的理论,“人力资本如同物质的生产手段,如工厂和机器一样,人们可以通过对教育、培训和医疗进行投资。并且,人们的收入依赖于自己拥有的人力资本,就像金融资本的回报一样。人力资本也是可以替代的:它不能完全地替代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但它可以不同的程度上替代它们,并可以成为生产方程的一个独立的变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新经济增长理论克服了以往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些缺陷,建立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将对泛泛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的强调变成了对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强调,这使人力资本的研究更为具体化和强调人在实践中的作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力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一定水平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贝克尔等 (Becker, et al, 1990)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初始人力资本缺乏或达不到一定的水平,经济发展启动就困难,并有可能最终又会回到落后的稳定初始状态。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物质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水平,而且还决定着对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

卢卡斯 (Lucas, 1988)将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认为具有较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经济系统在稳态中将持续地、具有比起初就具有高水平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水平的经济系统更低的产出水平。原因在于,在人力资本相对稀缺的情况下,教育部门的成本则更高,从而使资金流向一般产品的生产而不是生产稀缺人力资本的教育,结果失去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力资本的差距是地区间经济和其他差别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斯亚斯塔德 (Sjaastad, 1962)是第一个把人力资本的概念引入到人口迁移研究的。他考虑的是迁移者在作出迁移决定时是把迁移看做是一种投资,要比较每一个可选择的目的地和目前居住地未来的回报。迁移者要选择对自己最高回报的地区去迁移。斯亚斯塔德也认识到了人的流动与人力资本流动的不同。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人口迁移可能是净流入,但其人力资本却可能是净流出。比如,在1955-1960年间,美国的南太平洋沿岸地区是人口的净迁出地,但这一地区却净迁入了43000多大学毕业生。这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sup>[5]</sup>

人口迁移对区域发展影响的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关注。<sup>[1][6]</sup>但事实上要计算人口迁移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很多交织在一起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区域的发展,而人口迁移只是其中之一。由于目前我国的人口迁移率还属于较低的水平,也就更难以估计人口迁移的影响,包括对迁入地的贡献以及对迁出地经济的直接、间接影响和损失。即使针对人口迁移对区域发展影响的某一侧面的研究也是困难的。如自20世纪70年代一些学者用联立方程的方法对美国劳动力迁移和劳动力就业谁为原因和结果的研究也只能得出“就业机会倾向于跟着人走”(“Jobs follow peo-

ple”)的初步结论。<sup>[7][8]</sup>但是,衡量人口迁移引起区域人力资本的改变虽然不能直接测量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却可以通过估计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的人力资本来估计其对区域发展潜力的影响。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测量人力资本了。

由于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对劳动者的产出极为关键,用受教育年限来计量人力资本也就成为最通用的计算人力资本的方法。国内外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方法是用劳动者所受教育的年数来直接表示其人力资本量的多少。<sup>[5][9]</sup>根据这一方法,劳动者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每接受1年的教育,其人力资本就增加1个单位。这种方法简便易行,但其缺点是没有考虑到教育程度的差别,忽视了教育的知识累积效应。因此,也有些研究对不同的教育水平进行调整,给予不同的权重,如把初等教育年限数每年给予1的权数,中等教育权数为1.5,高等教育权数为2等。但这种计算方法中权数的选取仍有很大的主观性,而且,不同的研究采用不同的权数也给研究之间的比较带来困难。

简单地使用受教育年限不是人力资本最好的计量方法。原因在于笼统地采用教育年限而不考虑不同教育水平的劳动者之间生产率的差别。而克服这一缺点的关键是找出劳动者的教育与他们的产出之间的关系。由于劳动者的收入数据相对劳动者的产出更容易获得,通常的研究采用收入来代替产出。教育与收入的关系可由大量的跨时间和地区的人口的教育年限和收入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即教育年限对收入的对数进行回归来获得。回归所得到的教育的回归系数可以被解释成教育的回报率。这一方法自然是比简单地使用受教育年限来计算人力资本要更进了一步,它更能排除主观的错误而使测量更接近于实际。但它的缺点是需要大量的数据。

为了简便起见,本研究采用教育年限来计量人力资本,各类教育程度人口的权数为:文盲半文盲

为1,小学为6,初中为9,高中为12,中专为11,大专为14,本科为16,研究生为19。迁入和迁出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变化为各个教育程度组的人数与该教育程度权数的乘积之和,计算公式为:

$$HC = \sum P_i J_i \quad (1)$$

式中,HC为人力资本存量, $P_i$ 为*i*教育程度组的人数, $J_i$ 为*i*教育程度权数。而迁出人口与迁入人口人力资本量之比代表了迁移引起的地区人力资本量的得失比率。

### 三、东北地区人口迁移和人力资本流动

本文根据“五普”长表中1%原始数据通过(1)式计算出的东北地区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的人力资本的流入和流出之比的情况(见表1)。表1的意义在于它显示人口迁移和人力资本的流动情况并比较二者的相对强度。从表1可以清楚地看出:

1. 东北地区在1995-2000年间经历了人口的流失,迁入人口只及迁出人口的61%;人力资本流动的状况稍好一些,但流入的人力资本也只及流出人力资本的71%。从这点上看人力资本的流动方向与人口迁移的方向一致,虽然人力资本流动的状况稍好一些,但我们仍然可以说,作为一个整体,东北地区人力资本流失状况是较严重的。

2. 在东北地区内部,我们看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一方面是辽宁省人口大比率地迁入与人力资本大比率地流入;另一方面是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人口大比率地迁出与人力资本大比率地流出。辽宁省的迁入人口大约为迁出人口的2倍,而其人力资本的流入更是超过人力资本流出的2倍以上。吉林省人口迁移的情况正好与辽宁省相反,迁入人口仅为迁出人口的一半;吉林省人力资本的流入仅为流出的57%。与吉林省比较起来,黑龙江省的情况更糟,人口迁入和人力资本的流入都只相当于迁出和流出的1/3。也就是说,伴随着1个单位人力资本的流入就有近3个

表1 1995-2000年东北地区人口迁入与迁出人口之比和人力资本流入与流出之比

	迁入人口 / 迁出人口	人力资本流入 / 人力资本流出
东北地区	0.61	0.71
辽宁	1.99	2.11
吉林	0.50	0.57
黑龙江	0.34	0.35

资料来源:迁入人口和迁出人口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人力资本流入与流出值由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中1%的原始数据算出。这里的迁移人口包括户籍的迁移,也包括登记的流动人口。

注:在东北地区的人口迁移和人力资本流动的计算中,东北地区是一个整体,扣除了东北三省之间的迁移。

单位人力资本的流出。这一结果说明了迁移给吉林省和黑龙江省造成人力资本流失的状况是很严重的。

3. 东北地区省份间出现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反映了东北三省对人口与劳动力吸引的不同条件。这些条件反映在它们的社会与经济环境的对比上。

以往国内外的研究显示,区域间的人口迁移受到区域间收入、就业、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sup>[10][11]</sup>关于影响中国省际间人口迁移的区域

因素的研究也证实了省际间收入、就业、固定资产投资、劳动生产率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差别都对 中国省际间人口迁移产生重要的影响。<sup>[12][13][6][14]</sup>表 2 列出了东北三省一些经济和社会指标的比较情况。由于我们在这里要考察的是各省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可能对 1995 - 2000 年间东北地区人口迁移和人力资本流动产生的影响,这里列出了这一时期之初 1995 年各省一些经济和社会指标的比较。

从表 2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辽宁省与吉林和黑

表 2 1995 年东北三省主要经济和社会指标的比较

	人均 GDP	职工平均工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人均外国直接投资	文盲率 (%)	每万人口医务人员数
辽宁省	6 591	4 911	204 221	33.6	5.79	73.4
吉林省	4 139	4 430	117 401	15.0	5.74	64.1
黑龙江省	5 461	4 145	140 314	14.0	6.33	63.4
全国		5 500			9.08	43.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96 人口数据为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

注:人均经济指标单位为元,人均外国直接投资为美元,每万人口医疗人员数为人。

龙江两省的差别:辽宁省除了文盲率外的所有主要经济和社会指标都明显高于吉林省和黑龙江省。表 1 的人口迁移和人力资本流动情况对应了表 2 的东北各省主要经济和社会指标状况。人力资本的流动方向反映了移民的“教育选择性”(educational selectivity in migration)。“教育选择性”是指高教育程度的人口比普通人口更趋向于迁移,且更倾向于迁往经济和文化都更活跃的地区。而其结果往往造成区域间差异的扩大。

历史上东北地区一直是一个人口净迁入的地区,人口净迁入的状况一直保持到经济体制改革的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建国的初期东北地区的工业化建设成为当时人口净迁入的主要动力。而经济体制改革以后老工业区面临的各种问题又成为这一时期人口迁出的重要原因。而在东北地区内部,辽宁省得益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家对沿海地区的开放政策而成为人口和人力资本净迁入的省份。从表 2 可以看到辽宁省的人均外国直接投资是其他两省的 2 倍以上。虽然外国直接投资的相对量还较小,但从它可以看到各省的开放程度的差别。

#### 四、结论与讨论

以上我们从迁移引起人力资本得失的角度探讨了东北地区的省际间人口迁移和人力资本的流动情况并从以上的分析看到了以下几点:

1995 - 2000 年间,东北地区呈现较强的人口净迁出与人力资本的净流出。但是在东北地区内部,我们看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一方面是辽宁省人口与人力资本都大比率地流入,另一方面是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人口与人力资本都大比率地流出。这已成为东北地区人口迁移最大的问题。人力资本的持续净流出对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发展带来很不利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深远的和连锁的。

如果说,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的最主要途径,东北地区发达的教育造就的充裕的人力资本是东北地区发展的优势和基础。但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大比率的人力资本的流出说明了人力资本在这里没有得到充分地利用。这里我们不能指望解决人力资本流失的根本办法是用部门提供更优惠的待遇,而是应考察人力资本是否能在这里带来相应的实际产出。传统的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的关键措施之一是通过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来增加人力资本的存量。但与传统的情况不同,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问题更倾向是对人力资本的利用问题。这涉及到了产业结构、老工业的改造以及其他更广泛的问题。

东北地区省份间出现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反映了东北三省对人口与劳动力吸引的不同社会与经济条件。这些条件反映在它们的社会与经济环境的对比上。但是与全国总体经济和社会环境

的比较看,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并不处于很大的劣势,而且在一些方面还有着很大的优势。如根据“五普”的数据,全国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为9.08%,而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却分别为5.74%和6.33%;全国每万人口医务人员数为43.2人,而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却高达64.1人和63.4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同为老工业区的东北地区内部各省迁移模式的差别的根本原因也许就在于对不同地区不同的开放政策。而进入21世纪以后,政府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政策将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省际间的人口迁移模式。本文的目的是测量东北地区人口与人力资本的得失,而考察东北地区人口和人力资本流失的原因是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这将是本课题下一步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1] 范力达. 我国80年代末期省际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J]. 人口学刊, 1992, (5): 1 - 7.
- [2] 王胜今. 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3] 于潇. 建国以来东北地区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分析[J]. 人口学刊, 2006, (3): 29 - 34.
- [4] Mincer, J.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nd Personal Income Distribu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8, (4): 281 - 302.
- [5] Krieg, Randall G Human - capital selectivity in interstate migration [J]. Growth and Change, 1991, (1): 68 - 76.
- [6] Fan, Lida An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 - provincial Migration in China [A]. paper of The 1995 Annual Meeting of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C]. April 4 - 9, San Francisco 1995.
- [7] Muth, R. F. Migration, Chicken or Egg? [J].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1971, (37): 295 - 306.
- [8] Greenwood, M. J. Research on internal 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urvey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75, (2): 397 - 433.
- [9] 侯亚非, 王金营.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 人口研究, 2001, (3): 13 - 19.
- [10] Greenwood, M. J. Human migration: Theory, models and empirical studies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985, (4): 521 - 544.
- [11] 范力达. 人口迁移的均衡模型与非均衡模型评述[J]. 中国人口科学, 1994, (5): 1 - 7.
- [12] Liang, Z & White, M. J.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1950 - 1988 [J]. Demography, 1996, (3): 375 - 384.
- [13] Liang, Z & White, M. J. Market transition,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in China: 1983 - 1988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7, (2): 321 - 339.
- [14] 周皓. 资本形式、国家政策与省际人口迁移[J]. 中国人口科学, 2006, (1): 42 - 51.

[责任编辑 王晓璐 傅 苏]

## Survey on Human Capital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mong Provinces in Northeast China in 1990s

WANG Sheng - jin, FAN Li - da

(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of Jilin University, Jilin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flow of human capital and human migration are two connected but different concepts. The flow of human capital is a better indicator than human migration in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measures the gain or loss of the Northeast region and that of the individual provinces within the region by measuring the total years of education of in - migrants and out - migran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Northeast region experienced a somehow serious loss in human capital because of migration in the period of 1995 - 2000. However, within the region, Liaoning experienced a high ratio of human capital inflow compared with outflow, and Jilin and Heilongjiang experienced a high ratio of human capital outflow compared with inflow. The sharp contrast of human capital flow reflects the differences in social - economic conditions in attracting migrants of these provinces.

**Key Words:** Northeast region, migration, flow of human capital